

我平生的第一张政府投票

刚结束十几年的无国籍难民身份得到美国公民权，就收到国会第 10 选区 9 月 1 日投票的选票。说起来，这还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张政府投票。1980 年我刚入大学，遇到海淀区的基层“人民代表”选举，因为年龄不足 18 岁，只好看看本校顾立基、听听北大胡平等的精彩表演了。幸好，那时有校学生会选举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注 1）。

现任民主党议员 Tauscher 被奥巴马任命为内阁副部长，留出空额。我因为从事反战运动等活动在小布什执政期间被联邦调查局 FBI 刁难，只好请 Tauscher 议员帮助去 FBI 查询。Tauscher 的助理答复我说，他们为我过问了，但无能为力，只能等待。我还是感谢他们，因为这毕竟也催促 FBI，提醒他们不必为了我的微弱观点如此滥用“维护国家安全”的权力。我来美以后，加入过不少政治团体（主要为了实地考察），最终成为劳动党的“终生党员”。因为克林顿上台后出卖劳工利益，劳动党 1992 年从支持民主党的工会中独立出来，特别推动全民医疗保险制度，直到 2009 年奥巴马当选后才得以推动。如果有劳动党员出来竞选，我会不动脑筋就打圈了，可惜实力不足的劳动党在加州没有投入竞选，对国际政治也无力顾及。我与劳动党的 National Organizer（全国组织者）Mark Dudzic 交换过几次意见，赞同他的不介入选举的战略。如果民主党的反战议员 Barbara Lee 或 Kucinich 在我的选区，我也会情愿投票给他们的。我认真阅读了印有竞选者宣言的选民信息手册，没有找到理想的候选人。绿党的政策总的听起来不错，不过我不太喜欢其热衷竞选的名人作为。我很熟悉第一名候选人 Buchanan（民主党）的名字，因为她去年 11 月首次在加州议会选举中印制大量广告、战胜本地 San Ramon 市长（共和党）。我很反对制造大量广告的任何候选人，她刚进州议会，还没有完成对选民的许诺呢！另外，也有趁经济危机叫嚣诸如“封闭边境”之类的法西斯分子竞选人。

我该不该投票呢？作为一个安那祺主义者，我们从原则上不会把自己的权利交给别人去代理，原则上拒绝“代议制民主”（即目前的国会选举）而诉诸直接行动式的民主。如果我决定投票，就意味着我放弃一部分权利，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服从自己不认同的议员“代表”。另一方面，不同于出生于此地、具有天生投票权的美国安那祺同志，被赶出中国、日本的我把包括普选在内的公民权利也看成一个很重要的经过无数历史牺牲才换来的权利，不应自动放弃。当然，政治局势千变万化，每一个安那祺主义者在不同的时代和地方取舍不同。在 2004 年的美国大选中，没有“资格”投票的我和许多劳动党成员积极投入竞选宣传，在民主党初选时支持民主党议员 Kucinich；在最终投票时，乔姆斯基等又呼吁投票给我们并不认可的民主党候选人克里，因为小布什的当选“意味着文明的倒退”。

我也反省自己是否会因为拥有选举权而改变了政治立场。例如，美国 20 世纪 30 年代最出色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也许是美国 20 世纪 30 年代唯一的马克思主义学者）Sidney Hook 的思想可以与马克思主义权威代表 Lucacs 或托洛茨基相提并论（注 2）。但他晚年热衷支持尼克松、从里根手中接受美国政府颁发的“自由勋章”！我庆幸自己早已“求仁得仁”，被赶出腐败的中国和日本的“学术界”，也没有成为由资本控制的美国学术界的“无产阶级”（爱玛·古尔德曼语），成为斯宾诺莎、马克思那样的独立流亡思想家，没有可以出卖的本钱得到任何政府的“赐予”。我的“解散所有常备军（包括五角大楼、解放军、自卫队）”、“遣散一切间谍机构（包括监视移民的国土安全部）”、“免费教育”、“全民雇用”、“开放/废除边界”、“全民医疗保险”等安那祺主义不会有任何变动。在我没有任何公民权利的时候，或者支持反战的 Kucinich（2004 年）、或者自告奋勇宣布竞选总统（2008 年，注 3）。今天，正如保罗有罗马公民身份才能把边缘省份一个小部落民族的一个异端教义转换成世界宗教一样，我的“当代罗马”公民身份并不是个人的特权，而是时代的责任。

经过几天的深思熟虑，我终于找到既坚持原则又不放弃权利的理想选择，在自己有生以来的第一张政府选票上写下了最合适的名字：Jing Zhao（见插图，注 4）。

OFFICIAL BALLOT
Tuesday, September 1, 2009

A		B		C	
Special Primary Election				Contra Costa County	
<p>INSTRUCTIONS TO VOTERS:</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To vote, BLACKEN the oval to the LEFT of the name of the candidate. To cast a write-in vote, locate the write-in area below the names of the other candidates for that office. Blacken the oval to the LEFT of the blank space and write the candidate's name in that space. Voting for more choices than are allowed is an OVERVOTE. (Your vote for the contest will <u>not</u> be counted.) Voting for fewer choices than are allowed is an UNDERVOTE. (You have missed a voting opportunity.) If you make a mistake, do not try to correct it. Request a replacement ballot from your election official. (If you do make a correction, DO NOT SIGN OR INITIAL your ballot.) 		<p style="text-align: center;">PARTISAN</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UNITED STATES REPRESENTATIVE</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10th District</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Vote for One</p> <p><input type="radio"/> ADRIEL HAMPTON Democratic Investigator</p> <p><input type="radio"/> GARY W. CLIFT Republican Retired Peace Officer</p> <p><input type="radio"/> JEREMY CLOWARD Green College Instructor</p> <p><input type="radio"/> MARK DESAULNIER Democratic Senator</p> <p><input type="radio"/> JEROME "JERRY" DENHAM American Independent Insurance Agent</p>			
		<p style="font-size: 1.5em;">Jing Zhao</p>			
		<p>END OF BALLOT</p>			
Seq:0003				Typ:01 Seq:0003 Spl:01	
© Election Systems & Software, Inc. 1981, 2002					
BT 3					

[注 1] 见笔者“回忆 1980 年的清华学生会选举”，东京《民主中国》月刊 1990 年 6 月号。

[注 2] Christopher Phelps, “Young Sidney Hook: Marxist and Pragmatis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注 3] <http://cpri.tripod.com/cpr2008/president.pdf>.

[注 4] 读者也许会问道：“如果大家这样投自己的票，美国的民主是否会瓦解呢？”我当然没有这样的乐观，如果大家都对美国的民主这样负责，我们一定会创造自从废奴宣言、妇女普选和民权运动以来美国的第五共和！

赵京

2009 年 8 月 11 日，美国 圣拉蒙